

丽 日抒怀

■宋复泉

时光奔涌,2024年扑面而来,如约相见。

辞旧迎新的日子,不管是各类媒体的传播平台,还是同仁亲友间的互相问候,都是满满的祝福。什么富贵吉祥、大发大旺,什么事业有成、健康长寿,声声、句句充满着温暖和喜气,都离不开对人生幸福的表



图片来源:IC photo

时光流影

■孙虎原

家乡曾有一种吃食叫“炒面”,其制作方法有两种:一是把莜面、高粱面、玉米面等在铁锅里焙熟;二是把莜麦、高粱、玉米等粮食淘洗干净后上锅炒熟,再磨成面粉。不管采取哪种加工方法,再磨成面粉是决定炒面口感和营养的主要因素。

炒面既不属于美食,又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是家乡老幼皆知的应急食品。尤其遇到荒年恶月,是它支撑起锅碗瓢盆的责任,让辘辘饥肠得以安慰。炒面起始于哪朝哪代?我实在不好考证,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村土地包产到户解决了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以后,它逐渐退离了老百姓的饭碗。

听父母亲说,他们赶上民国十八年前后的连年大范围灾荒,有早年积攒下给牲口做饲料的谷糠、麸皮、山药渣等,掺上和粮食做炒面,算是不错的人家。还有那些

塞外文苑

■殷耀

风云变幻的历史就像奔流的黄河一样,时而呈现咆哮喧腾一泻千里的姿态,时而展现静如处子安然温柔的一面。汉武帝时阴山南麓这片沃野经常是旌旗猎猎的战场,但在汉武帝去世后五十多年,这里又成了安乐祥和的乐土。一位出生于香溪河畔的奇女子,走出长安的深宫来到这黄河青山之间担起和亲重任,使可贵的和平重新笼罩这片土地。

这位奇女子的名字叫王昭君,相传,她死后葬于阴山南麓的大黑河边,即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境内。“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唐代柳中庸的这首诗里提及了昭君墓周围的风物,金河就是大黑河,青冢就是昭君墓。昭君墓上经常是草色青青,在大黑河边平坦的沃野上显得巍峨耸立,“黛色濛濛,若泼浓墨”,“青冢拥黛”曾是呼和浩特旧时八大景之一。没有什么比和平更宝贵,就像翦伯赞先生所说“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带来和平的使者,“青冢名传万古”,两千多年后人们仍会络绎不绝去拜谒纪念这位出塞和亲的奇女子。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舞文弄墨总徒劳。”——在昭君墓前的中轴线上,耸立着巨大的汉白玉“董必武题诗碑”,《谒昭君墓》高度评价了昭君出塞的历史功绩。这首诗的确盖过了历史上许多舞文弄墨的陈词滥调,但我要说昭君固然可敬,但她是胡汉和亲的推动者,说到“胡汉和亲识见高”,胡汉和亲的推行离不开汉宣帝和汉元帝及呼韩邪单于。先说汉宣帝,他是昭君出塞和亲的铺垫者,也是和平局面的开创者。当匈奴发生内乱后,大臣多主张“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乱,举兵灭之。”汉宣帝却听从了萧望之的主张,没有挑起战端,所以班固评价汉宣帝“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五凤四年(前54年)呼韩邪单于

达,加上年末岁尾,自治区有两个城市获得“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荣誉,更是让“幸福”二字冲上了全网热搜,成了社会舆论热议大热的主题。作为一个媒体人,最看重的就是社会舆论,是正能量传递,是主旋律高奏,是主流舆论占领各个舆论场。因此,一年一度辞旧迎新的时空节点,总想说说对

## 话幸福

幸福的认识与感悟。

幸福不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前些日子,因家里有一些装修上修修补补的零活儿,去了一趟劳务市场。偌大的劳务市场里进城务工人员十人一堆、八人一伙,围坐在一起在闲聊。走过去细听他们的议论话题,万万没想到都是家国大事,此外就是廉租房、低保补贴一类的内容。细观他们每个人的表情,没有一丝失落和沮丧,与他们交流几句,也没有一点怨气。聊起幸福,近几年政府给的福利如数家珍说个没完,满足、惬意之感溢于言表。要说他们的生活状况,肯定并不优越,而他们的心态,由于满足感的驱使,却充满着对幸福的体验和领悟。可见,一定意义上讲,满足感就是幸福感。

幸福是一种精神取向,与物质生活的优劣无关。

不少人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上,住好房子、开好车、享用奢侈品,等等,这也是一种正常的心态。但不管是追求的过程,或者是到手的物质条件,都与自己的幸福感受不相关联。有的人收入稍稍多了一些,精神上就很满足,幸福

感油然而生。有的人不仅要应对病痛困扰,而且会分外惆怅,肯定没有幸福感一说。正因为如此,每年评比的是“最具幸福感城市”,而不是“最幸福”的城市。因为“幸福”是没有“最”的,如果“攀比”那必定是很苦恼的,当然也就不能“评比”了。因此,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一个地区,在关心和提高人们幸福指数的时候,不仅要关注解决能够量化的物质指标,比如人均收入、物价高低、福利多少,乃至医疗保障、教育公平、出行便利,等等;更要关注人们的心理感受,注重精神层面的诸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建设,等等。

时下,各个层面都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已经成为当下的社会主流意识。敬畏之心、感恩之心、怜悯之心,是从心灵深处体验生活幸福感最纯洁的情愫。可见,不管是生活在哪个层面、哪个年龄段,在“幸福”二字上却应该牢记出发时的初心,时刻保持清醒的状态。在欢度节日的时候留心观察和思考一下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受,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且深受启发的事情。

## 炒面

的炒面,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清香。人是铁饭是钢,吃上这样的炒面,补充了足够的能量,干起活儿来自然精神倍增。

炒面的吃法很简单:一是干噎,多见于儿童。噎一口干炒面需在口腔里回滚好长时间,才能刺激分泌出足够的唾液将其稀释。因此干噎炒面看似噎口,其实吃不进多少东西,而且容易吸进气管引起咳嗽。二是喝糊糊,适宜于老年人。用开水把炒面冲开搅匀,就点咸菜什么的,热乎乎喝进肚子,顿觉浑身舒服精神充沛。三是拌食。用温水或把稀饭中的土豆、葫芦拨弄成饭泥,与炒面拌成块垒状大口进食,对于身强体壮的人来说,这种吃法爽快淋漓。

那个年头的早饭,基本是清花花的谷米稀粥里煮一些土豆或葫芦块,有时为了看上去稠些,在将要出锅时搅进两把莜面,

人们习惯把这种稀粥称“稀饭”。农忙时节,大人们为了扛得过一上午的强体力劳动,喝稀饭时拌食一碗炒面,算是不错的打点。当时多数家庭人口多,从事工种有所不同。遇到个别人早出或晚归赶不上正顿饭的时间,常常按自己的喜好,用开水泡一碗炒面糊糊喝或拌一碗炒面吃,既省时又省事。

在食物还不怎么充足的年代,炒面以其易加工、耐储存、好携带、方便食用、抗饥抗饿等特点,成为家乡人常备的食物。虽然其貌不扬,却能平息“咕咕乱叫”的胃肠,烫熨游子想家的焦灼;同时,它给予人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和踏实,使艰难的生活有了盼头。

时光流逝,岁月一去不复返。小时候守在家里,吃着炒面,梦在远方;而今花甲已过,住在城市,衣食无忧,却时常思故乡。

## 胡汉和亲识见高一——阴山史话



款塞开启了边陲安宁的景象。

汉宣帝时为昭君出塞作了铺垫,他的儿子汉元帝即位后延续了对匈奴友好的政策,使边陲安宁无狼烟的局面得以继续。元帝初即位就下诏让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救匈奴民众之困乏,经过汉朝的鼎力扶持,呼韩邪单于的部众渐渐恢复元气,汉使韩昌和张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足,不畏匈奴”,又听到匈奴大臣劝单于北去,他们怕单于率众“北去后难约束”,就与呼韩邪单于登山刑白马为盟约:“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千古之下我都敬佩这两位汉使为了国家当机立断敢做敢当的行为。

盟约虽然有了,但后来呼韩邪还是北归单于庭,因为他已经有了相当的势力,“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就在此时又是两位汉使当机立断,矫诏兴兵把远在西域的郅支单于诛灭,使呼韩邪单于不敢背约叛汉。一直怨恨汉朝扶持呼韩邪单于的郅支单于杀死了护送侍子到匈奴的汉使谷吉,汉元帝建昭三

年(前36年),新一任西域都护甘延寿及其部将陈汤对北匈奴发动突袭,消灭了敌对汉朝的郅支单于,打通了西域丝绸之路。第二年春天郅支之首传到长安,甘延寿和陈汤上疏给汉元帝表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气概和决心。呼韩邪单于听到郅支被诛杀的消息后,“且喜且惧”,喜的是劲敌被消灭了,怕的是汉朝太强大了,郅支单于躲得那么远都被诛杀传首。汉元帝建昭五年(前34年),呼韩邪单于想到距离甘露三年(前51年)第一次入长安朝拜已经17年了,便上书明年正月想去朝见。

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同时和汉元帝说自己想当汉朝的女婿,这样汉匈之间亲上加亲,汉元帝答应了他的请求,把内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给了单于。呼韩邪单于大喜上书汉元帝说,请皇帝撤掉边境防务和守塞卒卒吧,好让天下人民好好休息,我们愿意世代为汉守边疆,东至上谷郡,西至敦煌郡。我想呼韩邪单于说这话是真诚的,汉元帝让众臣讨论其中利弊,熟悉边事的侯应说,千万不能这样做,侯应切中肯綮地分析了阴山这道天然屏障的重要性,千万不能把这道命脉交给可能为敌的

外人,呼韩邪单于感恩恩情可以守边,但他后来的人也能保证如此吗?汉元帝听完后就让人口头传谕呼韩邪单于,说怕中原的奸人进入匈奴。

昭君出塞使汉匈之间的和平局面得以巩固。为此汉元帝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即永远安宁之意,颜师古注曰:“竟者,终极之言,言永安宁也。”呼韩邪单于也把王昭君封为“宁胡阏氏”,颜师古注曰:“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即能使匈奴安宁的单于之妻。的确,由于汉匈决策者的选择,昭君义无反顾地执行汉朝皇帝的命令,使得本已宁静的边塞又增加了和平光辉的笼罩,有什么比天下苍生的安宁更重要的呢?唐代张仲素之《相和歌辞·王昭君》就赞美道:“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满塞多。”在大青山前出现这样“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的景象不好吗?《汉书·匈奴传》赞云:“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清代戴亨的《昭君》诗云:“宁边庙算遣朱颜,不比文姬出汉关。忠节岂劳传画史,巍巍青冢壮胡山。”赞美了胡汉和亲的决策者们,也赞美了出塞和亲的昭君。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这是从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算起,从昭君应诏出塞到王莽篡位时边陲始开也有五十年的和平岁月。昭君出塞的当年即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即去世,两年之后呼韩邪单于也去世了,但和平的局面已经开启,呼韩邪单于遗令他的子孙们守盟约不悖汉。王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叫伊屠知牙师,呼韩邪单于去世后,按匈奴习俗王昭君要嫁给呼韩邪单于的长子复株累单于,昭君上书求归,汉成帝敕令“从胡俗”,昭君“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昭君接受朝廷的命令,又为复株累单于生两个女儿,长女名

须卜居次,又名伊墨居次云;次女名当于居次。“居次”是匈奴王侯之妻的号,须卜和当于都是其夫家的氏族名。王昭君的孩子们和家族也为胡汉和亲而奔走,须卜居次云的丈夫是匈奴当权的右骨都侯须卜当,须卜居次云在王莽篡位后仍极力弥合汉匈之间的关系,王昭君哥哥的儿子王歙是王莽之世的和亲侯。

历史上描写昭君的诗词多得数不胜数,但我觉得那些以幽怨为底色的诗词多无足观。前面我说过,咏昭君诗中董老的那首写得确实超群,但昭君不能独擅“胡汉和亲识见高”之美,应当还有当时的决策者和推动者,除了汉朝的皇帝和匈奴的单于,还应包括萧望之、左伊秩奢王等汉匈的大臣们。翦伯赞先生有一首《游昭君墓》诗云:“汉武帝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我觉得历史发展有其必然规律,汉武帝之前的和亲都是汉朝屈辱求和以求边陲安宁,如果没有汉朝的军事行动,如果不是匈奴内部发生内乱,如果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一样桀骜不驯和倔强残忍,阴山上的长城还会燃起烽烟,也不会有一曲琵琶的主动和亲。正因为有了前面历史的铺垫,再加上当时人物的胸襟和识见,才有了彼此出于真诚的平等的和亲决策。汉武帝之前和亲的公主们那真是“公主琵琶幽怨多”,但到了昭君所处的时代,和亲是昭君毅然执行朝廷命令,而且再次接到朝廷命令后又随胡俗改嫁新单于,这是非常可敬可佩的。

青冢千古,昭君出塞已经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青城呼和浩特的人们特别喜欢昭君这个历史人物,把酒店命名为昭君,以昭君冠名的商品也有许多,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馆。”

影横斜

疏

■周惠斌



十二属图·云龙 齐白石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动物。《说文解字》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它“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宋罗愿《尔雅翼》),与凤、龟、麒麟并称“四灵”。

齐白石作为我国现代最负盛名的画家之一,他的绘画题材广泛,花鸟、山水、人物无所不能,但笔下却很少涉及龙。他曾在《白石老人自述》(张次溪笔录)中说:“二十岁以后,奔奔斤,学画像,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只有鳞虫之龙,未曾见过,不能大胆敢为也。”齐白石对未曾亲眼见过的东西,下笔总是慎之又慎,因此,他的作品中难得一见龙的形象。然而,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十二属图》中,却有一幅《云龙图》。

原来,收藏爱好者关蔚山特别喜欢齐白石的作品,曾一度请齐白石画一套十二生肖。但齐白石跟他并不熟稔,就说龙是民间的虚构之物,他没有见过龙,自己不画未见之物,婉拒了关蔚山的请求。关蔚山并未放弃,通过画店每年向齐白石订购两三张画,用了整整四年时间,最终集齐了一套十二生肖画。1945年,齐白石欣然为关蔚山题写了“十二属图”封面题签。

《十二属图》技法完备,水墨为主,略施色彩,没骨法、勾勒法兼而用之,寄寓了画家丰富的想象和情感。《云龙图》中,齐白石一反传统绘画作品中表现怒目瞪眼、张牙舞爪、威武勇猛的巨龙形象,满幅构图,画面的大部分空间晕染翻滚的乌云,意在烘托龙的活动氛围。巨大的龙首在浓云之中闪现而出,双目圆睁,焦墨点睛;其角其眉,颇有几分卡通意味;龙须飘逸,龙嘴之下,一道水光倾泻而下;两只三爪龙足,上下对角,隐约可见,为画面纾解了凶猛之气,平添了几分童趣,尽显安宁和祥瑞之相。整幅作品疏朗简洁,云烟翻卷,浓淡相间,充分表现出巨龙灵动活泼的气势和尊贵高贵的神韵。

齐白石以龙为题材的画作极为罕见,但绝非仅有。早在《十二属图·云龙》问世之前,齐白石于1922年创作了一幅九尺巨屏《云龙图》。1936年,齐白石游蜀期间,亦曾作过一套十二生肖图,但该套册页仅存《墨山羊》一图。